



那些年我们一起看电影

文 / 王海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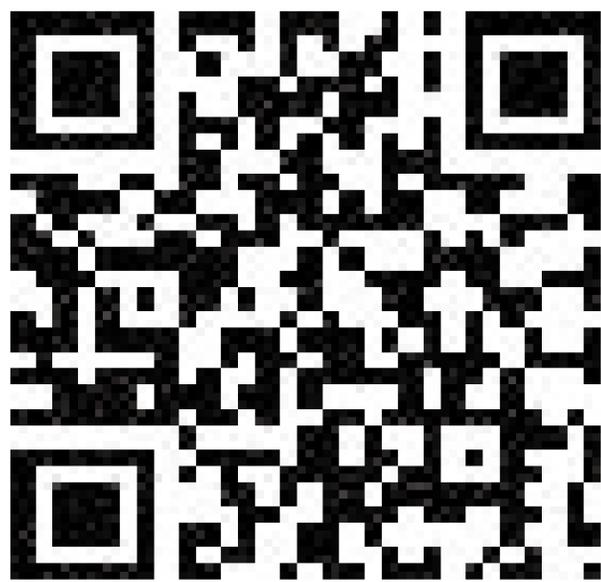
现在谈起看电影，第一反应是去电影院找一个舒服的影厅，看一场2D、3D或者晃来晃去的4D电影，而我们在清华的那五年，“电影”指电影制片厂制作的一卷卷胶片，或从中国或从某国生出来之后，通过各种方式飘洋过海，来到你的眼前，可能从大变小，可能从彩色变成灰白，通过一个个窗口播放出来，当时网络刚刚起步，毕业前才有BBS和电子邮件，网络上是不可能看到的哟。那时候的影院不多，却不妨碍我们准同步看到

最新的米国大片，虽然图像效果差点，声音更是没得提，能听清就不错了，有时候甚至还没有字幕，经常在分析和争论之后才明白实际意思，那时候吸引我们的是电影本身，说他是商业也罢，艺术也罢，确实让人着迷。

二十多年过去，看过的电影记不清几部，但是看电影的方式，聊起来还很有滋味。

(一) 大礼堂

这是当时清华学生看电影的首



作者简介：

王海涛，1991年进入清华电机系学习，1996年毕业后进入北京邮电大学读研，1999年-2015年在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从事研发工作。

2016年休息中，探索“无用”的生活，个人微信公众号“东北电影院”。

选，周六晚上通常有两部电影连映，从入学时平均每部1块钱涨到毕业时的5块钱。电影放映前的1~2天，在礼堂门口和校内的公告栏上贴出大字报，写明影片名称、上映时间、票价和售票时间。最初就在礼堂门口售票，后来搬到新斋东面的爱晚商店，通常在售票时间前1个小时，就有人开始排队，那时候大家都很用功，一边等候一边背单词，如果不太热的影片，也可以开场

前去礼堂买余票或者从别人手中转票，礼堂多数情况是对号入座。看《唐伯虎点秋香》时电影票买光了，我们N个不相识的人，坚持在礼堂入口处等着买空闲座位的票，精诚所至终于在电影放了一半的时候，卖了几张站票给我们，进去后直接冲到二楼，坐着看了后半场，当然票价是整场的，和中国铁路类似。十几年后再想起，我们是真的影迷。

96年《大话西游》在影院上映的时候，没有多大反响，我之前断断续续看过几次录像，后来去礼堂观看《月光宝盒》、《大圣娶亲》电影连放。看到紫霞相信至尊宝会踏着五彩祥云来娶她，我心中也是一样的想法，只是多年后，我既没有脚踏祥云，娶她的那个人也不是我。

拜清华科技影片展、学生节所赐，在礼堂中还可以看到《侏罗纪公园》的胶片电影，

比后来国内的复映早了近20年，真的是原汁原味，连字幕都没有。我早看过录像，听不懂没关系，反正我更关注恐龙，而不是人说什么，恐龙讲的话美国人一样听不懂。播映《恐怖角》时，待遇就好多了，把电影声音调低，一男一女两个人现场念对白广播，有种穿越回去看无声电影的感觉。

相比电影，我们更爱在大礼堂看投影录像，因为可以看到很多美国和香港影片，其实录像是个泛称，严格说包括录像带、LD、VCD，我们毕业的时候，DVD还没有普及。录像带通过三色投影仪投到电影银幕上，和4:3电影尺寸相同，清晰度是在无法保证，边缘已经变形，而且褪色严重，有点影片几乎变成灰白片或红白片。对比度不足导致白天的场景发暗，晚上或者仓库里面的更是没法看，同学们往往通过字幕理解电影，补充画面的不足。所谓艺术电影常常全场爆满，比如《本能》、《查泰莱

夫人的情人》，录像带经常是被卡掉部分镜头，观众从音乐的间断可以分析出来，不过还是会保留个别漏点镜头，全卡没了，就没人看了。年轻人的荷尔蒙非常强，没有正规的学习来学习生理知识，总要留些渠道。

后来引入镭射片，也就是激光光盘LD，颜色有保证了，清晰度也上来了。LD碟片本身的成本高，播放设备贵且少，没有盗版的空间，因此碟片都是正版的，片源就很少了。VCD的电影多而且快，不过图形质量不可控，如果片源来自国外正版录像带转录，质量还可以，当时的要求并不高。如果本身就是盗录的枪版，可就没有办法看了。LD/VCD的好处，不能删节，因此有些精彩的镜头，还是可以全部保留，你懂的。

后来大礼堂装修，改到主楼后厅继续放录像，直到毕业前都没有恢复。

（二）教室和图书馆

一教是电教中心，每个教室

内都有21寸电视机，是放录像的天然场所，每个周六放映录像。完全不对号入座。开始放人后，就看谁的动作快，先跑进教室的人可以抢到电视机前面的几个座位，当然要帮同学占座了。《沉默的羔羊》获得奥斯卡奖后没几天，一教就放了，虽然是小电视，还真吓人。

图书馆新馆开了多媒体阅览室，可以单独看录像，片源是VCD或录像带，记得是4元钱，可以2~3人带着耳机观看，如果一部片看完了，加1元钱可以换另外一部，不过3小时的开放时间往往看不完两部，当时是个把妹的高端场所。你在看什么，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人都可以瞧到，一点隐私都没有。我就发现有个同学，在看《霓裳艳影》最后走台的画面，一遍又一遍。

学校还有个福利，就是通过课程看电影。5-5103教室的军事理论课，除了科教短片外，也有一些战争片得以放映，比如《野战排》，不过那部片子好闷，放

了一半，人走了一半。看电影学英文是个很好的理由，在正常英文课程之外，我们在3教还观看了《音乐之声》和《逃离索比坡》和多集的《南北乱世情》。

选修课是个更好的途径，“电影赏析”这类任选课，可以免费看一学期电影，一开张就选光了。每个学期都有些选修课或协会，放映性教育的科教片，这样的消息传播的很快，没有BBS全靠口头传播。你知道具体教室和播放后，安静的混进去看就行了，没有人问你是谁，估计坐你旁边的人也不是谁。这可是当时学生接受性教育的极少数正规途径，当然非正规途径也有，但是不多。

（三）宿舍楼

我更怀念在宿舍里面看录像的日

子，那一定与新年和节日有关，几个节日过了，学期就结束了，几个学期过了，大学生活也就告别了。每个新年活动，我们都非常重视，有时候在教室，有时候在宿舍。除了吃、唱、节目外，就是用班费去外面租录像带，然后用借来的录像机和电视播放，一般借3~5部，保证在1日晚上前归还，从后半夜到第二天白天播放。这件事众口难调，每次都有人说“为啥借这几部，那么多好片都不借？”这和借用人的个人喜好有关，也可能新年前夜租借人多，已经租出去了。

那个时候觉得研究生宿舍很神奇，晚上不熄灯，还总放录像。哪个楼晚上



再忆往昔 | The Tsinghua People

The Tsinghua People

要放录像了，白天常有消息传出来，过去站在走廊后面伸长脖子看就是了。也有个别时候，晚上看不动书，就跑14/15号楼各楼层转转，看看是否有人放。最早一次看《大话西游》就是在研究生楼，当时的名字叫《仙履奇缘》，听起来跟灰姑娘似的。

高年级时班里富裕的同学买了计算机，2万块对于每个月生活费400元的我们，是个相当珍贵的家伙。伴随着它兴起的是VCD，我最早买的《侏罗纪公园》花了70元，自己甚至都没有播放的家伙，省下饭伙钱留待以后反复看，当时认为VCD颜色鲜艳又清

晰，值得收藏。后来价格略有下降，一张碟24元，通常一部电影2张碟片48元，如果是《辛德勒的名单》那样超长的，就要3张碟72元。VCD可以用鼠标拖到制定的时间，观看想看的片段，比录像带是一个进步，《肖申克的救赎》就是在宿舍看的VCD，不过当时名字换作《刺激1995》。

学校里偶尔也在东操北面的小操场播放天电影，不过与旁边学校相比，次数少得太多，也没有留下什么深刻印象

(四) 校外

班级组织第一次外出看电影，是在五道口工人俱乐部，五

道口当时可以清华学生心目中的繁华之地，其实不过一个电影院和图书市场。记得一个同学之言，“大一的时候，我每个月我还去一次五道口呢，现在一个学期都出不了校门”，清华就是一个封闭的小世界。施瓦辛格的《过关斩将》(Running Man) 就在此处观看，在影院里他终于可以不叫“舒华辛力加”了。后来五道口工人俱乐部着了一把火，复活后变成了杰克逊迪厅，下午场1元钱，吾班L同学常去，认为绝对超值。

东升影剧院是个比大礼堂还破的影院，5元看3部连映，整个



再忆往昔 | The Tsinghua People

下午或者晚上，当时的电影都是胶片版，换胶片的时候经常不等上一卷播放完，因此时间总是偏少，影院可以借此压缩总时间，一下午可以放完3部电影。主要吸引高校的学生来，电影和录像都放，还有一些新婚教育片，比如“新婚学校”，偶也也放王家卫的“东邪西毒”之类电影。

北大讲堂是没有翻新的礼堂，里面是长条木头座椅，最早叫北大饭堂。那个时候信息不发达，我也没有北大内线传递信息，过去就是碰电影。两个学校都不小，骑自行车还好，我经常丢自行车，有时候也走过去，从成府路尽头缩进去的北大校门进入，回来时候走西南门，从北大讲堂到28号楼，快走要走52分钟，电影看完走近宿舍，就要熄灯了。

中科院礼堂也会以奥斯卡影片观摩的名义，用投影仪放映一些录像，记得看过《终结者2》，清晰度和色彩饱和度，在当时都是颇高的。

日后上G班时，在那里听过俞敏洪讲大课，不知此刻是否还在否。

海淀剧院和海淀工人文化宫是附近的两家商业影院，海淀剧院还在，内部变化也不大，在那里花20元看过《断剑》，现在在网上买电影票，经常是20~40元，相比二十多年前的学生时代，可支配收入可是差了百倍。海宫位于在海淀大街上，据说因为顶棚坍塌而停业，后来随着中关村西区建设而彻底拆除，我们曾经集体去那里看《廊桥遗梦》，集体票10元一张，窗口卖15元。

澳华国际影城95年开业(现在的华星UME)，有一个6层楼高的银幕，放映70MM胶片电影《长江》，大五稍微有点钱了，我去那里看过《长江》、《纽约大劫案》、《阿甘正传》、《亡命天涯》(复映，英文对白无字幕)等，《阿甘正传》里面黑人报虾名那段，我一直忍不住狂笑，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影院最早放映

35mm电影时，只覆盖银幕中间一小部分，如果与《长江》连看，并且在后边放，好像是迷你电影。后来不知通过什么方式调整，图像变大了。在此银幕的基础上，2005年改造成北京第一个商业IMAX影厅。

那个时候电影资源少，因此我们更加珍惜，努力争取每一次观看的机会。当时我们青春年少，对新事物充满渴望，海外的movie为我们打开一个new world，电影的意义远大于娱乐本身。大学阶段，我们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做事习惯和处事态度，而电影中的人物言行，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，校园生活是几年，爱好是一辈子，电影也好，习惯也好，这5年势必影响毕业后的一生。

若干年后，看过的电影大都忘记，然而怎么看的和谁看的，都还烙在脑海里。睡在我上铺的兄弟，和我一起看电影的兄弟，虽然现在不知你在哪里，却总能想起与你共度的日子。

再忆往昔 | The Tsinghua People